

西学东渐开先河：容闳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11月11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时在澳门进教会学校读书，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美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回国，立志把西方学术介绍给中国。他倡议并组织了早期留美运动，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学习西方的留学运动的先驱者。

他一生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和面向世界人才的培养事业中。他历尽磨难，受尽挫折，但愈挫愈奋，永不放弃。他为西学东渐事业铺平了道路，指引了方向。

了解容闳的生平，可以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中国在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道路中，多少仁人志士为把中华民族从屈辱落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心血。

澳门求学

容闳出生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沉睡在长梦里。地球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那是个连林则徐也搞不清楚欧洲有哪些国家、西方人为什么爱喝中国茶的时代。

容闳家中很穷，每天都得与饥饿和贫寒打交道。七岁时他父亲送他到与家乡只有一水之隔的澳门，进了一所传教士办的小学。当时本地有人凭着会外语，给外国商人当通事、中间人而致富。他家里想给他的未来找个谋生之路。

容闳进的学校是为了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而建立的。他入学时，学校还处在草创阶段，仅是个预备班。在那里，小容闳每天学英文，读《圣经》。天有不测风云，1838年学校因经费问题停办，他只得回乡务农。

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我们的国门，中华民族从此更加多灾多难，容闳父亲此时因病去世，家中更加困难，适逢马礼逊学校正式兴办，母亲在他的要求下再次送他入学。

主持马礼逊学校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他是一位多才多识的好教师，对自己的中国学生很和蔼，教学认真，方法灵活。1842年，该校迁往已成被英国侵占的香港。

马礼逊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传授西方文化的正规学

校。在校生近四十人，开设英文、算术、地理等西学课程，也有中国教师讲中文。

容闳英语基础很好，而且勤奋好学，是班中的高材生，很得布朗先生喜爱。六年的学习不仅扩大了容闳的知识面，也激起了他对海洋那边的广阔世界的求知兴趣。1846年9月，布朗先生因事回国，临行前决定带几名志愿赴美的学生留学深造。容闳和另两名同学黄胜、黄宽报名愿往。

1847年1月，三名中国学生登上美国帆船“女猎人号”，开始他们的异国求学生涯。此时，容闳已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他要去寻求知识，他和祖国都无比需要这种力量。

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容闳前往美国东海岸的航线是向西穿越印度洋，过好望角，再横渡大西洋，全程共走了九十八天。航行正值隆冬，风高浪急，每至夜半，风浪如恶鬼逐人，不见星光，只有桅杆上的电灯如磷火般飘忽不定。在少年容闳眼中，这些恐怖的景象却成了“不世奇观”，非常有趣。船过圣赫勒拿岛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凭吊了那位预言东方巨人醒来将震撼世界的拿破仑皇帝的陵墓。

1847年4月，船到纽约。在布朗先生家中小住一周后，容闳等三人被送到马萨诸塞州孟松预备学校就读。那时美国尚无高中，报考大学须在预备学校就读两年。孟松学校是一所著名的预备学校，校长海门先生很欢迎三位来自遥远

东方的中国学生，将他们编入英语部学习语法、数学、生理、心理、哲学等课程。

容闳很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艰苦紧张。他得自己劈柴、生火，还得做小工以挣得伙食费和取暖费用。寓所离学校有三里多路，他每日步行往返三次。这些不仅培养了他顽强的意志，还锻炼了他的体魄。

学习中途，黄胜因病辍学回国，容闳和黄宽坚持到底，184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考虑升学问题时，黄宽接受了香港友人的资助，但必须去英国进一个专科学校。容闳没有接受，他的志愿是考取耶鲁大学。孟松学校董事会表示愿意资助他，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容闳当时已受洗礼入教，但他表示不愿为一碗浓汤而把自己应尽的天职出卖给上帝，他认定自己的天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国的最大利益，贡献我的力量”。作为有理想、有骨气的中国人，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拍卖给外国人。

在此关键时刻，布朗先生助了他一臂之力，为他从佐治亚州妇女会申请到一笔助学金。1850年秋，容闳如愿以偿考入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历史悠久，设备完善，藏书丰富，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安排比较系统、科学。容闳在此接受系统完整的西方教育，他认真学习各门西方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在学习过程中他注意思考，形成自己的思想，反对把留学仅仅当作学习语言，猎取异闻，盲目吸收，认为那充其量不过成为一本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有灵性的鹦鹉。美国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制度、物质文明发展迅速的社会对容闳也产生了影

响。回想中国封建社会腐败专制统治下人民所受的痛苦，他常快快不乐，他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远涉重洋，历尽困苦，毕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应当让更多的中国青年得到这个机会，一旦接受西方学术的人多起来，就可以唤醒更多的人民，共图中国的富强，在他心中一个远大的组织留学计划逐渐孕育产生了。

在耶鲁大学的学习当然并非一帆风顺，容闳数学非常糟糕，他不得不加倍努力才行，幸亏他英文非常好，两次获全校第一，使他总成绩得以过关。平日他仍得找工作挣钱，充当同学们的司务长、图书馆管理员。

容闳终于挺过来了。1854年夏天，当地报纸报道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消息，他是第一位获美国第一流大学学士学位的中国人。许多人专程前往观看毕业典礼，一睹这位中华学子的风采。

同年11月，容闳登上回国的旅程。虽然他在中国除了贫苦的家人外一无所有，而留在美国却有很多机会，可是他决心将自己所学的西方学术介绍到中国，做一个漫漫长夜中无畏的播火者。

组织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的报国之路充满了坎坷，回国后他先做代理美国公使伯驾的秘书，希望能通过外交渠道得到清政府支持，实现他组织留学的计划，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到香港，想进入

律师界以跻身上层社会，又受英国同业排挤，无法立足。他到了上海，到中国海关担任翻译。可这里英国人一手遮天，操纵一切，肆意与洋商勾结，营私舞弊，侵犯中国权益。容闳无法忍受这里的工作环境，愤而辞职。

容闳又选择了经商的道路，先是为几家洋行采办丝茶等货物，后来自己独立经商。经商期间，他先后到长江中下游各省去考察，结交了李善兰、华蘅芳、王韬、徐润等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进步人士。他还到过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晋见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国方略，但未被采用。

1860年初，在友人举荐下，他到安庆投入洋务派首领曾国藩的幕下，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重用，被委派赴美采购江南制造总局的主体设备。

容闳不辱使命，远行万里，为曾国藩在美国采购到机器设备，使江南制造总局得以开业。他还在制造总局附近兴办了兵工学校，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并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技书籍。在受到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器重后，他于1868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建议，选派资质良好的少年一百二十名，分四批赴美国留学，学生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取得成效后，可作为定例。

考虑到洋务运动迫切需要一批通晓西方情况、善于同西方政府打交道的外交人才和掌握先进科技的技术人才，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支持了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方案。1870年冬，清政府批准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在曾国藩的大力促成下，1872年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留学生经费由海关拨付一百二十万两白银，招生名额为一百二十人，学生年龄从十岁至十六岁不等，分四批每年三十人出洋，毕业后回国由朝廷委任官职。

当年夏天，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具体事宜，经与美方协商，决定将学生安排在东海岸新英格兰地区，并在马萨诸塞州春田市设立总部（后迁到哈特福德市）。

同年8月11日，首批幼童在陈兰彬率领下赴美。这次他们走的路线同容闳当年不同，他们向东横渡太平洋前往旧金山，再乘上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去华盛顿，经纽约至春田市。横渡太平洋时，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无比兴奋的幼童们在甲板上观看蓝天和飞鱼，有时还能看见喷出高高水柱的鲸鱼。当他们坐着火车穿越一望无垠的美国中西部大平原时，幼童们惊奇地看到了头插鹰羽、挽弓佩箭的印第安人，看到了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美国野牛，奇妙的景象令他们终生难忘。

幼童们到达春田市后，容闳把他们分别安置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家居住，每家住二至四名，让他们尽快学习英语，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

这些头戴锦锻帽子，脚蹬软缎靴子，身穿酱色长马褂、蓝色大袍，脑后拖着油黑发亮的长辫子的中国少年们，很快就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冲击。一位当年的幼童后来回忆说，迎接他的一位慈祥的美国妇女，热情地拥抱他，亲吻他，引得周围的其他中国孩子哄然大笑，他自己也闹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连吃饭都是问题，他们吃不惯西餐，弄得经常饿肚子。

不过他们毕竟是平均年龄不足十四岁的少年，适应生活的能力强，语言学习能力也很强，这也是容闳要选择他们的原因。果然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并且与周围的美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美国当地报纸评论说：“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

在容闳安排下，幼童们英文合格后进入美国学校读书，他们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学习了崭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所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都是国内学校所没有的。在社会科学方面，他们学习了美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律知识，阅读了大量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都有利于他们形成科学的、民主的新思想。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逐渐挣脱了民族陋俗的羁绊，他们热爱运动，脱下长袍马褂，改穿运动服，詹天佑等九人还组织了一个棒球队，钟文耀曾是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在比赛中他镇定自若，灵活指挥，一举击败哈佛大学队。

他们同周围的美国同学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而且表现不俗。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回忆说：“他们参加任何社交活动，我们许多美国人却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女孩子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女孩子们老是喜欢与东方人士跳舞，最美丽动人的女孩子总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这些身上保持东方人传统美德的中国孩子为自己的国人赢得了声誉。

对于幼童们在各方面所获得的进步，容闳都很欣喜。这

正是他所期望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先进思想和优良文化素质的人才。这样，他们将来回国后才能担负起民族振兴和发展的责任。他处处关心幼童，为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创造方便条件，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

当然，留学事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从一开始就是危机四伏。国内的顽固派始终没有放弃对留学计划的攻击诋毁。把好好的良家子弟送给外国人去教育，这不是离经叛道吗？沾染了洋人的习气怎么办？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洋人的习气可是与罪恶和堕落划等号的，怎么可以让纯洁的少年受洋人的影响呢？在留学事务所的内部，矛盾也从未停止。事务所的正监督陈兰彬和他的后任吴子澄都是进士及第、翰林出身，没把容闳这个洋秀才放在眼里。表面上他们懂点洋务，中西皆可应付，骨子里可都是旧式的封建传统。他们看不惯幼童们的新习惯、新生活，千方百计用各种封建陋规管束幼童，到后来更直接与国内顽固派勾结起来，主张停止留学计划，把留美幼童全部撤回。

当时具体主管这项事务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原本也支持容闳，不过他的打算是让幼童们既学来西方技术，又不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所以他才派陈兰彬去任监督。可是这种打算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在陈、吴二人的再三密告下，他也开始失去信心。

为了使留学事业不致夭折，容闳不得不孤军奋战，他想方设法说服李鸿章，揭穿陈、吴二人的恶意诽谤。同时联络同道好友和美国友人联名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明幼童在美国成绩出色，可望成材，劝朝廷不要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

弃。

恰在这时，美国国内掀起了排华浪潮，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不友好起来。这给顽固派以口实。1881年6月，洋务运动的主持者恭亲王奕訢，终于接受了陈兰彬等人的提议，经慈禧太后批准，下令将留美学生事务所撤消，学生全部调回国内。

容闳的理想就这样破灭了，但他的心血并未白费。留美学生虽未完成学业，可他们已接受了新的知识，回国后他们给自己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据初步统计，留美学生回国后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三十人，其中工矿负责人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从事教育事业者五人，其中大学校长二人；从事外交、行政者二十四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十二人，外交公使、外交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从事商业者七人；加入海军者二十人，海军将领十四人，有四人在中法战争中殉国，甲午海战中任致远舰大副的陈金揆与邓世昌同时殉职。

虽然留美事业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没能起到容闳预期的作用，但它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是漫漫长夜中一点光明。在此之后，许多人冲破阻碍走出国门，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西学东渐记》

留学生事业失败后，容闳无法在中国立足了，所有的政

府衙门都向他关闭了大门，他只好在无奈、失望中再次去了美国，居住了整整十三年，过着寂寞的生活。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了，腐败不堪的清政府迅速地被日本击败了。容闳曾经多方努力为祖国争取外国援助，但没有成功。他在国外住不下去了，第二年他返回祖国，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容闳先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希望他能出面倡导新政。但很快就发现这位大人的“中体西用”，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1898年，他到了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结识，容闳的爱国主张和学识使维新人士很器重他。容闳也热心支持他们的活动，他在北京的寓所成了维新人士聚会议事的地方。

清王朝已经垂死了，它因垂死而疯狂，慈禧太后的屠刀把戊戌变法淹没在血泊里，容闳也受到迫害，他不得不流亡海外。

流亡途中，他在船上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同乡、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七十二岁的容闳与正当盛年的孙中山一见如故，二人彻夜促膝谈心。回顾以往所走过的道路，容闳感慨万千，他对大清朝恨之入骨，他完全支持孙中山用暴力推翻它。孙中山也很推崇容闳，称他“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热心改革中国的老前辈”。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后容闳定居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争取海外华人的援助。可是他此时年事已高，深感力不从心。他用几年时间写下了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后译为《西学东渐记》），讲述了他一生为了求知报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此书虽有个别内容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了一本表达中华赤子爱国之情的好书。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写信给容闳，邀他回国共举建国大业。信到美国时，容闳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嘱咐自己两个儿子回国服务，告诉他们：“我把你们培养成材，就是希望你们能报效祖国。”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去世了，葬于西郊杉山公墓。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一个由中文“容”字组成的心形图案，它代表了一颗心，一颗为祖国振兴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赤子之心。

（王 勇）